



KEXUEWENYIYICONG

科学
文艺
译丛

第一辑

DE 100 124

I 11
9
2:4

科学文献翻译丛

(第四辑)

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



A 898480

封面设计：包邦齐

科学文艺译丛

第四辑

编辑：《科学文艺译丛》编委会

出版：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

印刷：江苏新华印刷厂

发行：江苏省新华书店

出版日期：一九八二年三月

书号：10196·017

定价：0.93元

本辑执行编辑：麻乔志 刘光准（特邀）

目 录

第 四 辑



群 鸟	[英]达夫妮·杜穆里埃 中 庐	著 译 (1)
阿尔达生物(科幻小说)	[苏]叶·叶夫图申科 四 千	著 译 (172)
“这里没人,除了……”(科幻小说)	[美]艾萨克·阿西莫夫 黄 峻 刘志钢	著 译 (55)
小 在那有趣的年代里(科幻小说)	[美]艾萨克·阿西莫夫 喻瑾琴	著 译 (23)
爱神的箭(科幻小说)	[苏]维克多·马姆金 伊 力	著 译 (38)
可怕的遗产(科幻小说)	[苏]根纳季·李辛科 黄苏华	著 译 (165)
试制品(科幻小说)	[日]星新一 潘力本	著 译 (66)
喇叭的声音(科幻小说)	[日]星新一 潘力本	著 译 (63)
请耐心等待(科幻小说)	[日]星新一 潘力本	著 译 (64)
伪造的人(科幻小说)	[英]A·E·奈斯 朱汇力	著 译 (25)
一百年以后(科幻小说)	[苏]基·布雷切夫 李济生 贺国安 凌继尧	著 节译 (82)
海豚恋歌(科幻小说)	[保]柳宾·季洛夫 柳 沈	著 节译 (68)

科学故事 潜艇的灾难

[英]伯纳德·布赖特 著
人 蓉 译 (133)

献
给
探
索
者

长风千里——气球飘越大西洋

[美]本·亚布鲁佐 等著
民 青 译 (48)

这是气候的过错

[加拿大]希德尼·凯兹 著
冯志军 译 (208)

探索古物的年代

[美]罗伯特·甘农 著
徐炳和 摘译 (153)

作者介绍

科学的思索，诗的抒情，深刻的讽刺
——读星新一的超短篇科幻小说札记

孟庆枢 (67)

科学随笔 月球上的绿洲

[苏]波·巴扎洛夫 著
贺国安 译 (76)

科学史话 我们只有一个地球

[苏]尤里·德米特里耶夫 著
赵瑞平 赵瑞联 节译 (125)

考
古
珍
闻

荒漠猎宝记

[英]琼·玛辛托什 著
心 今 译 (160)

北京人化石失落之谜

[美]詹姆斯·斯蒂瓦-戈登 著
周体健 译 (158)

动物世界 战蝗虫

[英]理查德·马斯曼 著
元 毅 译 董眉君 校 (117)

群 鸟

【英】达夫妮·杜穆里埃 著

中 庐 译

达夫妮·杜穆里埃是英国著名女作家。她的成名作《吕蓓卡(电影名“蝴蝶梦”)》早已脍炙人口。《群鸟(The Birds)》是她的一部著名短篇小说,描写禽鸟群起攻击人类的经过,情节虽不甚曲折,但很有层次,着力渲染悬念的紧张气氛,具有强烈的感染力,这正是作者特有的风格。故事发生于英国海岸,熟悉杜穆里埃作品的读者不难猜出:这篇小说同作者其他许多作品一样,也是以作者长期居住的康沃尔郡为背景的(即所谓“康沃尔小说”)。《群鸟》出版后,获得广泛的好评,并被著名导演希区柯克搬上了银幕。

——译者

在12月3日这一天,风突然变了。冬天到了。而在这以前,还是景色柔和迷人的秋天,金红色的树叶还挂在枝梢。一排排栽成树篱的灌木,还是一片葱绿。犁过的泥土肥沃丰饶。

纳特·霍肯,因在战争中负伤致残,所以领有一笔补助金。他在农场里每周工作三天,而且他们让他干些轻活:补补篱笆呀,盖盖屋顶呀,要不然就给农场修修房子。

他早已结婚成家,有了孩子。但他性情孤僻,总是喜欢单独干活。农场有一片田地半岛上,周围全都是海,要是叫他到半岛尽头那里去修筑一条堤,或修补一扇篱笆门,他就喜之不尽。这样的话,一到中午时分,他就放下手里的活,一面吃着 he 妻子给他烤的馅饼,一面坐在悬崖边上看鸟。要想看鸟,最好在秋天,要比春天强。一到春天,它们就目无他顾,各奔前程,一头飞往内地。它们的生活节奏和程序就是如此,就是这样刻不容缓。到了秋天,那些未曾迁移过海的鸟类,只好在这里过冬。由于未能按照自己原有的方式迁移,它们的情绪异常冲动。它们大群大群地来到半岛,心神不安,休止不宁,在各种无谓的动作中白白地耗尽精力;一会儿盘旋上天,一会儿落下地来,在那新翻过的沃土中啄食,但即使在啄食的时候,也好像没有食欲,并不饥饿。过不了多久,就又焦躁地腾上天空。

寒鸦和鸫鸟,黑白交错地混杂在一起,都在寻觅某种解脱,永无止境,永无止息。一群群的鸥掠鸟,也在这种冲动的驱使下,沙沙作声地飞往新牧场。象燕雀、云雀、金翅雀这些较小的鸣鸟,好象受到强制似地,散落在树上或篱笆上。

纳特对它们盯了一会儿,又回头盯着海鸟。它们全部下到海湾里,等着海潮,似乎还有些耐心。蛎鹬、红脚鹬和麻鹬都在水边注视着。大海缓缓地吞没了海岸,然后徐徐后撤,留

下一些海藻，海滩上的卵石也翻腾过了。那些海鸟就在海滩上你争我夺，你追我赶起来。然后，那种亟想展翅飞翔的冲动，也攫住了它们。它们叫嚷着、应和着，掠过平静的海面，离开了海岸。急急忙忙，紧张紧张，不知它们日的何在，也不知它们去向何方。秋天的焦躁，不满的悲哀，象符咒似地迷住了它们。它们就得成群结队地飞呀，叫呀，非要在冬天来到之前，把自己陷入永无止息的骚动之中。

纳特坐在悬崖边上，一边大嚼馅饼，一边心里琢磨。也许在这秋天里，给这些鸟类送来一个信息，一个警告：冬日将临。许多鸟类即将大难临头了。它们就象知道自己大限将近的人一样，拼命工作或者大干蠢事。

不过，这些鸟类在今年秋天要比往年更加心神不宁。也许这些天一直十分平静，所以这种焦躁情绪显得更加强烈。一台拖拉机在西边的小山那边上下开动着。有时，整个机器，连同驾驶座席上坐着的农民的身影，都被那个不停的大片鸟群所遮没了。确实比往年多得多，纳特可以肯定这一点。在过去，它们都是迫在犁后，从不象现在这样大群大群地，也不象现在这样吵闹喧嚷。

当天该做的篱笆活儿干完以后，纳特就把这问题提了出来。“是啊，”那农民说，“确实比平时要多，我也注意到了。而且有些鸟儿的胆子很大，根本不理睬那拖拉机。今天下午，有一两只鸫离我的脑袋那么近，我都怕它把我的帽子撞掉了！它们在我头顶上飞来飞去的时候，弄得我眼花缭乱，都看不清我在干什么了。我看要变天。今年冬天恐怕很冷。所以这些鸟儿神魂不定。”

纳特踩着田野往回转。他沿着小巷，向他的农舍走去。这时他抬头一望，见那些鸟儿在夕阳的余晖中，仍是成群地在西边山峦的上空盘旋。一丝风儿也没有，灰色的海面显得满满的，十分平静。石竹花还在篱笆上怒放。气候很暖和。不过，那农民说得不错，就在当天夜里天就变了。深夜两点刚过，他就醒了，听到烟囱里有风声。这不是那种

降雨的西南大风，而是又寒冷又干燥的东风。它在烟囱里沉重地呼啸着。屋顶上的一块松动的石板瓦，嘎拉嘎拉地响个不停。连这间小卧室也变得寒飕飕的。从门缝下而进来一阵风，吹到床上。纳特把身上的毯子裹好，屈身贴近他妻子的后背。他妻子睡梦正酣，但他却无缘无故地警觉着，戒备着，疑虑着。

这时，他听到窗上有敲击声。农舍的墙上并没有匍匐植物，不会有这种东西松落下来，刮打窗格玻璃。他谛听着，但敲击声持续不停，把他惹恼了。他下床向窗户走去，把它打开。这时有一样东西擦过他的手掌，在他的指节上戳了一下，弄破了皮。他瞥见一对翅膀在拍动，一瞬间就越过屋顶，转到房后不见了。

这是一只鸟，但说不上是哪一种鸟。准是到窗上来避风的。

他关上窗户，转身上床，可是感到手指湿漉漉的，就把嘴贴在那擦伤的部位。那鸟儿把他的血都啄出来了。它一定是惊得昏头昏脑，寻觅地方避风，结果在昏暗无光的窗口把他啄伤了。他再一次躺好身子，准备睡觉。

不一会儿，那敲击声又响起来了。这一次分外有力，更加聒耳。他妻子被吵醒了。她翻过身子，对他说：“纳特，到窗户那儿去看看，有声音。”

“我早就看过了，”他告诉她，“不知是什么鸟，想进屋来。外面起风了，你没有听见吗？是东风，把鸟儿赶到这儿来避风。”

“把它们赶走，”她说，“这声音吵得我实在没法睡。”

他又向窗户走去。当他把它打开的时候，呆在窗台上的可不是一只鸟了，而是五、六只，它们径直朝他脸上飞来，猛然进行袭击。

他喊了起来，伸手扑击，把它们驱散。它们又飞过屋顶不见了。他赶紧放下窗户，把它关上。

“你听见没有？”他说，“它们都朝着我来了，想啄我的眼睛。”他站在窗前，向外张望。

外面一片漆黑，什么也看不见。他妻子昏昏欲睡地躺在床上喃喃说着什么，要他上床去睡觉。

“我还没有完哩，”他说，对她的提议发起火来，“我告诉你，这些鸟儿呆在窗台上，想钻进屋里来。”

突然一声惊呼，从孩子们睡的屋子传来。那间屋子在过道那一头。

“这是吉尔，”他妻子猛然惊醒，坐起身来，“去看她有什么事。”

纳特点燃了蜡烛。他打开卧室房门，刚要举步向过道走去，一阵穿堂风就把蜡烛吹熄了。

又是一声惊呼，这次两个孩子一起叫了起来。他踉踉跄跄地撞进他们屋去，屋里一片昏黑，只觉得身边一阵翅膀拍击。窗户大开。群鸟穿窗入室，先撞在墙上和天花板上，然后低飞着来一个急转弯，转向床上的孩子们。

“不要紧，我在这儿。”纳特大声喊道。孩子尖声叫着，扑到他身上。而那些鸟儿在昏暗中飞了起来，又朝他俯冲。

“怎么回事，纳特，出什么事了？”他妻子从对面的卧室里叫他。他立即把孩子们推到过道里去，赶紧关上房门。这样，就只有他一个人留在孩子屋里，同那些鸟儿呆在一起了。

他从身旁的床上，一把抓起一条毯子，把它当作武器，一左一右地在空中挥舞起来。他感到毯子碰到鸟身，听到拍翅声，但它们还未敢冲。它们一次又一次地回身攻击，啄他的手，啄他的头，小小的鸟喙象尖叉一样锋利。现在这条毯子变成防身的家伙了。他把它顶在头上，这一来，更加一片漆黑，他就这样同群鸟徒手相搏。他不敢打开房门，怕它们随着他钻进过道。

他不知道搏斗了多久，但身边的拍翅声终于稀少下来，然后听不见了。透过毛毯，他看到一丝光亮。他等待着，谛听着；只有他的一个孩子的躁动不安的哭声，从那边的卧

室里传来，除此以外，一片寂静。那拍翅振翼的声音已经停息了。

他取下毛毯，向四周望去。灰暗而带寒意的晨曦，已把这间屋子照亮。由于窗户敞开着，黎明把活鸟都引出去了；而死鸟全都躺在地板上。纳特盯着这些小尸体，感到震惊、恐怖。全都是些小鸟，没有一只大的；至少有五十只，倒在地下，一动不动。知更鸟、燕雀、金翅雀、燕子、山雀、云雀和花鸡。按照自然的法则，它们全都应该留在自己的群体和领域内，可是现在结伙成帮地寻求战斗，有的撞到墙上，自取灭亡，有的参与搏斗，被他击毙。有些鸟儿在搏斗中几乎丢尽了羽毛。另外一些鸟儿，喙上染着血迹。这是他的血。

纳特心中作呕。他走到窗前，眼光越过自己的一小片花园，向田野望去。

天气严寒，地下一片黑霜。这不是那在旭日中闪闪发光的白霜。而是那东风带来的黑霜。大海汹涌起来，白浪滔天，拍在岸上，声音刺耳。可是见不到鸟。花园篱笆上没有呢喃的燕子，草地上没有画眉或黑鹇在寻虫觅食。除了东风和大海以外，鸦雀无声。

纳特关好窗户，阖上房门，转身走进过道，回到自己卧室。他妻子坐在床上，抱着小儿子。他的脸已用绷带裹缠起来。大孩子在她身旁酣睡着。窗帘拉得紧紧的，蜡烛还燃点着。妻子的脸蛋，在黄黄的烛光中，显得十分难看。她摇摇脑袋，要他保持肃静。

“他现在睡着了，”她低语道。“刚刚睡着。不知什么东西把他的脸划破了，眼角有血。吉尔说是鸟。她说一觉醒来，屋里有好些鸟。”

他的妻子抬头望着他，想从他脸上寻求答案。她显得又恐惧又迷惑。他不想让她知道：自己也因刚才几小时内的事弄得十分震惊，甚至几乎发昏。

“那边屋子里有一些鸟，”他说，“死鸟，大概有五十只。知更鸟、鹁鹑，都是这里附近的小鸟。一刮东风，它们好象都发疯了。”他坐到妻子身旁，握住她的手。“是天气闹的，”他说，“一定是这严酷的天气闹的。也许不是

附近的鸟，而是从别处被这天气赶来的。”

“可是，纳特，”他妻子低语道，“昨天夜里刚变天。又没有什么雪来驱赶它们。它们不至于饿成这样。外边田野里有鸟食呀。”

“是天气，”纳特一再重复着，“我跟你说话，是天气闹的。”

他的脸也累得耷拉下来，跟她一样。他们面面相觑了一会儿，无言对答。

“我下楼去做杯茶。”他说。

一见到厨房，他心里就踏实下来。茶杯和茶托，整齐地放在餐具柜里。桌子和椅子。柳条椅上放着他妻子的毛线活儿。墙角里有一口小橱，存放着孩子们的玩具。

他跪下身子，把余烬耙了出来，重新点燃了炉子。炽热的柴火，使人感到泰然自若。冒气的水锅和那把褐色的茶壶，令人舒适自在。他自己喝了一杯茶，给他妻子送去一杯。然后他洗净杯碟，穿上靴子，打开后门。

天空是铅灰色的，显得十分严酷。昨天还沐在阳光里的褐色的山峦，如今变得光秃秃的，阴沉昏黑。东风，象一把剃刀似的，把树梢一刀刮尽。干燥枯裂的树叶，在疾风中哆嗦抖颤，到处飘零。纳特跺了跺脚，大地已经上冻，硬邦邦的。天气变得如此迅猛，如此突然，他这一辈子还未听说过。黑色的冬季，居然降临于一夜之间。

孩子们醒了。吉尔在楼上喋喋不休。小约翰尼又哭了起来。纳特听到他妻子抚慰的语声。过一会儿，他们全都下楼来了。他已经做好早饭，于是这一天就照常地开始了。

“你把鸟儿都赶走了吗？”吉尔问道。她已经恢复常态，这是由于炉里的火，由于是在白天，也由于这顿早饭。

“唔，全跑了，”纳特说，“都是那东风把它们吹进来的。它们吓得昏头昏脑，想找地方避风。”



“它们想啄我们，”吉尔说，“它们啄约翰尼的眼睛。”

“因为它们吓得要命，”纳特说，“它们在黑屋子里，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哪儿。”

“但愿它们别再进来，”吉尔说，“要是在窗外放些面包，也许它们吃了面包就会飞走了。”

她吃完早饭，就去拿外套、头巾、课本和书包。纳特一言不发，但他的妻子在桌子对面朝他盯着。无声的信息在两人之间交流。

“我送她上公共汽车，”他说，“今天我不去农场。”

女儿在洗碗的时候，他嘱咐妻子：“门窗都别打开，这样保险。我到农场去一趟。问问他们昨夜听见什么。”于是，他同他那幼小的女儿在小巷里走着。她好象完全忘记她昨夜的经历了。她在他前面，边走边舞，还追赶着随风而去的落叶。她的脸蛋在围巾下面冻得通红。

“爸爸，快下雪了吧？”她问道，“够冷的了。”

他抬头望了望暗淡的天空，觉得那寒风吹通他的双肩。

“不，”他回答道，“不会下雪。今年冬天是黑色的，不是白色的。”

他的眼睛一直在寻找那些鸟儿，从灌木看到远处的田野，看到平时聚落着白嘴鸦和寒鸦的那片小树林。可是，一只鸟都见不到。”

有些孩子在汽车站那里等车，也裹得严严实实的，戴着围巾。他们冻得脸色发白，冷得缩手缩脚。

吉尔向他们奔去。“我爸爸说不会下雪，”她挥手叫道，“今年冬天是黑色的。”

她一句也未提到鸟儿。她同别的小女孩一起推搡取乐。公共汽车从容不迫地开上坡来。纳特眼见她登上汽车，就转身向农场走去。今天不是他的工作日，但他希望听到平安无事的消息。放牛的吉姆正在院子里干活，弄得咔嚓直响。

“老板在不在？”纳特问道。

“去市场了，”吉姆说，“今天不是星期二

吗？”

他踩着沉重的脚步，绕过一座小棚的拐角走开了。他没有时间陪纳特。大家都认为纳特比吉姆强。读书呀，还有什么诸如此类的。可是纳特连今天星期二都不记得，昨夜的事情把他弄糊涂了。他向农场房子的后门走去，听见特里格太太正在厨房里唱歌，那收音机里播送的音乐正好给她伴奏。

“太太，你在这儿啊？”纳特出声招呼道。

她走到门口，脸上喜气洋洋，这是一个性情温和的女人，心地宽厚。

“喂，霍肯先生，”她说，“你能说说这次寒流是从哪儿来的吗？是不是从俄国来的？我这辈子也没有见过这种变化。收音机里说，还要继续下去哩，说是跟北极圈有关。”

“我们今天早晨没有听广播，”纳特说，“倒是在夜间有事来着。”

“孩子身体不舒服吗？”

“不……”他不知如何解释是好。现在在大白天里，要说起跟鸟儿搏斗，听起来一定荒唐可笑。

他试着把情况说给她听，但他从她那眼神里就可看出，她把他说故事当作他一场梦魇。

“当然是真鸟罗，”她微笑起来，“还有羽毛，样样都有吧？是不是男人们在星期六晚上打烊时间以后看到的那种怪样子的呢？”

“特里格太太，”他说，“有五十只死鸟，知更鸟、鹁鹑，诸如此类的鸟，现在还躺在孩子卧室的地板上。它们向我袭击，还想啄小约翰的跟珠。”

特里格太太半信半疑地瞪着他。

“既是这样，那末，”她回答道，“我想准是那鬼天气把它们带来的。一进了卧室，就不知道往哪儿去。也许是外来的鸟，从北极圈那儿来的。”

“不，”纳特说，“都是你在附近每天都看见的鸟。”

“怪事，”特里格太太说，“真没法解释。你应该写信去问问《卫报》，他们总会回答的。

好吧，我得干事儿去了。”

她微笑着，点了点头，就走进厨房去了。

他心里并不满足，但只好转身向农场大门走去。不过，要是地板上没有死鸟的话（他还得找块地方把它们埋掉），他自己也会觉得这个故事说过头的。

吉姆正好站在大门口。

“那些鸟儿来捣过乱没有？”纳特问道。

“鸟儿？什么鸟儿？”

“昨天夜里跑到我们家去了。好几十只哩，飞进孩子卧室，还挺野的。”

“哦？”要让吉姆领会什么事，总得花一点时间。“从来没有听说鸟儿撒野，”他终于回答道，“有时它们变得很驯服。我见过鸟儿飞到窗上来吃面包屑。”

“昨天夜里的鸟儿可不驯服。”

“不驯服吗？也可能是冷的关系。或许是饿了。你弄一点面包屑放在外头。”

吉姆也跟特里格太太差不多，都不感兴趣。这就同战时的空袭一样，纳特想道。在国家这一隅偏安的人们，再也不会理解普利茅斯市老百姓所目睹身受的苦难。反正还没有触犯你，你就忍着吧。他沿着小巷往回走，跨过篱笆旁边的几级阶梯，回到他的农舍。他妻子同小约翰尼都在厨房。

“见到谁了吗？”她问道。

“见到特里格太太和吉姆，”他回答道，“我觉得他们两人不相信我说的话。反正农场那儿没出什么事。”

“你早该把死鸟弄走，”她说，“你不弄走，我都不敢进屋

铺床。我害怕。”

“现在没有什么可怕的了，”纳特说，“它们不是早就死了吗？”

他带去一只布袋，把那些僵硬的尸体一只只地装了进去。对啊，总共五十只。都是平时停在灌木篱墙上的普通鸟儿，连鹁那么大的鸟儿都没有。准是吓得魂不附体，才这么干的。蓝山雀、鹁鹑，它们在昨夜啄他的脸和手，嘴倒不大，力量还真不小，一想起来，就觉得不可思议。他拿着口袋，来到花园，又碰到一个新问题。土地掘不动，它冻得硬硬的。但是没有下雪。过去几小时内，除了东风光临以外，别的什么也没有发生过呀。这是反常的、古怪的。天气预报一定没有错。这种变化同北极圈有关。

当他手里拿着口袋，踌躇不决地站在那里的时候，那寒风似乎真要刺进骨髓里去了。他一眼望见那在海湾里拍击不停的滔滔白浪，决定把那些鸟儿埋到海岸上去，那里不会上冻。

他走到山崖下的海滩时，那股强劲的东



风吹得他几乎立脚不住。它劈头盖脸地刮过来，使人吸气都很困难。他未戴手套，双手冻得发紫。他这一辈子都没有感到这样冷过，在他所能忆及的最严酷的冬天，都没有这样寒冷。现在大海正值低潮。他嘎吱嘎吱地踏过海滩上的卵石，来到较软的沙地。然后，背朝着风，用脚跟的沙上挖了一个坑。他打算把鸟儿倒在坑里，可是他刚把口袋打开，落下来的鸟儿就被风刮走了。这五十只冻得僵硬的鸟尸，被风举到半空，就象复活过来，再次飞腾似的。它们被风吹散，犹如羽毛似的，沿着海岸上下颠荡着。他不喜欢看这种丑恶的景象。这时死鸟已经被风刮远了。

“涨潮的时候，海浪会把它们冲走的。”他自言自语道。

他眺望大海，凝视那绿色的涌浪和发白的浪峰。它们猛烈地升起，翻卷下来，然后又拍碎。只是因为退潮，所以浪声显得遥远，不像涨潮时那样声如迅雷。

接着，他就看见它们了。海鸥在海浪上漂浮。

他本来以为是发白的浪峰，原来都是海鸥。成百个，成千个，成万个……它们在波谷中上下升落，头朝着风，好象一支强大的舰队，在这里抛锚停泊，等候涨潮。从东到西，全是海鸥，一行一行，密密麻麻。他极目远眺，也望不到头。若是海面平静的话，它们身体相挨，首尾相接，就会象一朵白云，把这海湾整个盖没。只是因为东风劲吹，卷起波涛，所以从岸上望去，一时不易发现。

纳特转身离开海岸，攀登那陡峭的小道回家。必须让什么人知道，必须告诉什么人。要出事了，罪魁祸首就是这场东风和天气。该不该跑到公共汽车站旁的公用电话亭去，给警察报警呢？可是，他们能怎么样？谁又能怎么样？成千上万只海鸥，聚集在海湾里，漂在海面上，由于风暴，由于饥饿。若是这样报告，警察就会把他当作疯子，当作醉鬼。要不然，就泰然自若地听他讲完。“向你致谢，是啊，这件事早已有人报告过了。这场天气把

鸟儿赶到内陆来了，为数确实很多。”纳特看看四周，还是见不到别的鸟儿。也许这场寒流把海鸥从北方全都赶到这里来了？他走进农舍的时候，他的妻子来到门口迎他。她激动地招呼他一声。“纳特，”她说，“刚才收音机里播送一件特别新闻公告。我用纸记下来了。”

“收音机里说些什么？”他问道。

“有关鸟儿的，”她说，“不只是这儿，到处都是鸟儿。在伦敦，在全国，哪儿都是。这些鸟儿准是出什么事了。”

他们一起走进厨房。他拿起桌上那张纸，看了起来。

“内政部今日上午十一点的声明。本部不断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报告，据称，有大量飞鸟成群结队地盘旋于城镇、村庄和边沿地区上空，引起交通阻塞和各种损失，甚至袭击路人。有关方面认为：目前到达不列颠群岛的北极寒流，引起鸟类大量向南迁移；由于处于极度饥饿状态，鸟类可能向人类进行袭击。请各住户检查门窗、烟囱，并注意保护子女的安全。今后还将继续发表有关的声明。”

纳特事出有因地激动起来，他神气十足地瞧着妻子。

“你瞧，”他说，“但愿农场那边也听到这消息。特里格太太就会明白我不是胡说八道，这是事实。全国各地都是这样。今天一上午，我都觉得这里面有问题。刚才我在海岸上眺望，有好几只海鸥漂在海面，挤得水泄不通，全都在那儿呆着，等待着。”

“纳特，它们等什么呢？”她问他。

他对她瞪了一会儿，然后垂下眼光，又看起那张纸来。

“我不知道，”他说得很慢，“这项声明说那些鸟儿饿得发慌。”

有一只抽屉存放着锤子等工具，他向它走去。

“纳特，你要干什么！”

“检查窗户，还有烟囱，按他们说的办。”

“你以为它们会破窗而入吗？关窗户还不行吗？就这些燕子、知更鸟吗？怎么可能呢？”

他置不作答。他脑子里想的，不是知更鸟和燕子。他想的是海鸥……

他走上楼去，在楼上干到中午时分，用木板把两间卧室的窗户堵上，还把炉灶也堵上了。今天是他的休息日，不去农场工作，真是走运。他由此想到战争初起的日子。那时他还没有结婚。他母亲在普利茅斯的那所房子里的窗户，都装上了灯火管制用的木板，全是他做的。防空掩蔽部也是他盖的。在那要命的时刻，这些都不是毫无用处的。农场那边会不会采取这些防范措施呢？他认为未必。太大意了，哈利·特里格夫妇呀。他们还可能对这桩事情嗤之以鼻，忍俊不禁哩。不如去跳跳舞或者乘车兜兜风更美。

“午饭做好啦。”她从厨房里喊他。

“行啊，就下来了。”

他很欣赏自己的手艺。木框跟窗格和炉灶都非常妥贴紧凑。

午饭吃过了。他的妻子正在洗盘子。他

打开收音机，收听下午一点的新闻广播。她上午记录下来的一项声明，又重播了一遍。但那新闻公告的内容比声明要多。“鸟群在各地都引起混乱，”播音员诵读着，“今晨十点，伦敦上空布满鸟群，宛如乌云压城。”

“群鸟停落在屋顶上、窗台上、烟囱上。其品种有乌鸦、鸫、家燕，当然还有大城市的鸟类，象鸽子和鹧鸪鸟，但数量极大，还有伦敦河上的常客——黑头鸥。景况如此罕见，以致交通要道陷于停顿，商店、机关停止工作，马路上、人行道上挤满人群，都在观看群鸟。”

列举了各种事故，重申了寒冷和饥饿这两条可疑因素，并再次重复了对各住户的警告。播音员的声音温和而圆滑。这个人本来可以把这事整个地当作一个煞费苦心的玩笑来对待，但他倒没有这样做。同他类似的人有的是，几百个也不止，他们并不懂得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地方同鸟群搏斗是怎么回事。今晚在伦敦还会有各种宴会，就象选举前夕的宴会似的。人们站在那儿，又笑又嚷，喝得醉醺醺的。“来看鸟儿啊！”

纳特关掉收音机。他站起身来，动手收拾厨房的窗户。他妻子盯着他，小约翰尼紧紧地跟在她脚旁。

“什么，这儿也装木板？”她说道，“啊，下午三点以前就必须点灯了。我看这儿没有必要装木板。”

“未雨绸缪嘛，”纳特回答道，“我不想冒险。”

“他们应该把军队叫来，向这些鸟儿开枪，”她说，“马上就会把它们吓跑了。”

“让他们试试，”纳特



说，“他们怎么会干这种事呢？”

“码头工人罢工的时候，他们就派军队，”她回答说，“士兵们下码头，卸船货。”

“不错，”纳特说，“可是伦敦的人口是八百万，可能还不止。你想想，有多少建筑物，有多少公寓，有多少房子。你以为他们有那么多士兵能派到每个屋顶上去打鸟吗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不过总得做些什么呀。他们总应该做些什么呀。”

纳特暗自思忖，在这个紧要时刻，“他们”肯定在考虑这个问题，可是不管他们决定在伦敦做些什么，那些大城市是帮不了这儿的忙的，相距三百哩地呢。每家住户还得自己对付。

“吃的东西还有多少？”他问道。

“喂，纳特，以后会怎么样？”

“不要紧，食品柜里还有多少东西？”

“明天才是集市日子，这你知道。我不爱把生肉这些没有烧熟的东西挂得满处都是，会变味的。屠夫要到后天才卖肉哩。不过，我明天会带些什么回来的。”

纳特不想吓唬她。明天她就去不成了，他心里琢磨着。他亲自看了看食品柜，又看了看食具柜，她平时总把罐头存在这里。够吃几天的。只是面包不够。

“面包师傅呢？”

“他也在明天才来。”

不过还有些面粉。万一面包师傅不来，她起码还能烤一只几磅重的大面包。

“以前的情况比这还强哩，”他说，“那时，娘儿们每星期烤两次面包，还腌沙丁鱼。可是，在必要的时候，哪怕被敌人围困，全家的食物也够吃的。”

“我曾经试着叫孩子们吃吃罐头鱼，可是他们不爱吃。”她说。

纳特继续钉那厨房的窗户。蜡烛也不够。她明天打算买的，还不止这些哩。唉，只好如此了。今天晚上，一定要早些上床。如果……

他站起身来，走出后门，站在花园里，俯瞰大海。今天一整天都没有太阳，现在，刚够

三点钟，天已经有些暗了。天色阴沉沉的，象盐一样，没有一点颜色。海浪凶恶地冲击岩石的声音不时传来。他走下山路，向海滩走去。刚到中途，他就停下了脚步。他看见大海已经回潮，晌午时还露出水面的礁石，现在已经淹没了。可是，吸引他目光的，并不是海。海鸥已经飞了起来。成千上万只海鸥，盘旋着，迎风滑翔。使天色变暗的，就是这些海鸥。但它们十分肃静，一点声音也不出。只是盘旋着，翱翔着，起落着，以它们的体力来比试强劲的风力。

纳特转身奔上山路，回到农舍。

“我去接吉尔，”他说，“我在公共汽车站等她。”

“怎么回事？”他妻子问道，“你的脸色都发白了。”

“别让约翰尼出屋子，”他嘱咐说，“别打开门。现在就点灯，把窗帘拉上。”

“刚过三点钟。”她说。

“没有关系，按我说的去做。”

他在后门外面的工具棚里看了看。都没有多大用处。铁锹太沉了，耙又不好使。他拿了一把手锄。只能用它了，拿在手里也不沉。

他沿着小巷，举步向公共汽车站走去，不时回头看看。

群鸥飞得更高了，盘旋的圈子也愈来愈大，愈来愈宽；它们散成巨大的队形，横过天空。

他加快了步伐。虽然他明知在四点以前，那公共汽车是不会来到小山山顶的，但他的脚步不由自主地加快起来。路上谁也没有遇着，他心里很乐意。没有时间停下来闲聊。

他在小山山顶上等着。他来得太早了。还有半个小时哩。东风挟着恶毒的风声，从高处吹来，吹过田野。他顿足哈手来取暖。他能看到远的土山，衬着阴沉惨淡的天空，显得十分白净。山后升起一股黑色的东西，起先象是浓烟，逐渐加深、变宽，浓烟变成黑云，黑云又分成五股，向北、向东、向南、向



西，四处散开，它们根本不是什么烟云，而是鸟群。他盯着它们，眼见它们越过天空，其中一股在头顶上飞了过去，离他将近二、三百呎。从速度来看，它们是飞往内地的，同这半岛上的老百姓无关。都是些白嘴鸦、乌鸦、寒鸦、鹊、棕鸟等通常攫食小虫的鸟，但今天下午好象另有使命在身。

“它们是派到城镇去的，”纳特思忖着，“它们自己明白该做什么事。我们在这儿就管不了那么多了。那些海鸥将是对付我们的。其余的到城镇去了。”

他向电话局走去，一脚踏进，拿起话筒。电话局可以把这消息传出去。

“我现在在公路上打电话，”他说，“在公共汽车站附近。大队鸟群向内地飞去了。海鸥也在海湾里成群结队。我想报告一下。”

“好吧。”对方简短地回答一声，声音十分疲倦。

“你肯定会把这消息通知有关部门吗？”

“是啊……是啊……”现在不耐烦了，挂断了。话筒里又出现表轨声。

“又是一个，”纳特想道，“她根本不当回事。也许她已经接了一天电话。她希望今晚看电影。她会捏捏什么家伙的手，向天空一指，‘你看这些鸟儿！’她根本不当

回事。”

公共汽车隆隆地开上来。吉尔同另外三个孩子下了车。汽车继续向城镇开去。

“要那锄干什么，爸爸？”

“他们把他围住，嬉笑着，指点着。”

“我正好带在手边，”他说，“来啊，咱们回家。天气很冷，别在外面呆着。喂，你们听着，你们穿过田野，我看着你们，看你们能跑多快。”

他正在对吉尔的伙伴们说话，他们都不是一家的，但都住在会堂那边。到他们的农舍，有一段近路好走。

“我们想在小巷里玩一会儿。”其中一个说。

他们彼此悄悄地耳语着，瞪大着眼睛，然后急促地奔跑起来，越过田野。吉尔盯着她爸爸，噘起嘴来。

“我们一向在小巷里玩的。”她说。

“今天别玩，不许你玩，”他说，“走吧，别晃悠了。”

他现在看到那些海鸥了，朝着陆地飞来，在田野上空盘旋。仍是十分肃静，仍是一声不出。

“爸爸，你看，看这儿，那些海鸥。”

“是啊，快走，快。”

“它们要飞到哪儿去呢？它们要去哪儿呢？”

“去内地，我敢肯定，那儿比较暖和。”

他抓着她的手，把她拖在身后，沿着小巷匆忙地走着。

“别走得那么快，我都跟不上了。”

海鸥也跟白嘴鸦和乌鸦一样，在空中散开，又向四个方向集中，每一股部有好几只。

“爸爸，这是怎么了？它们干什么呢？”

可是它们并不象乌鸦或寒鸦刚才那样，专朝一个方向飞去，它们依旧在头顶上空盘旋，而且飞得也不象乌鸦那么高。好象在等待什么信号。好象还没有作出什么决定。是什么命令呢，谁也不清楚。

“要不要我背你，吉尔？这儿，上来。”

这样也许能快些，可是他错了。吉尔的身子挺沉的，老是向下滑，而且她还哭了，她那种紧迫感，那种恐怖感，已经影响孩子了。

“我要海鸥走开，我不喜欢它们。它们离这小巷越来越近了。”

他又把她放下。他开始奔跑起来，晃晃荡荡地拽着吉尔跟在身后。他们转过农场的拐角，看见那农场主在汽车间外面倒车。纳特喊了他一声。

“能让我们搭一下车吗？”纳特说。

“怎么啦？”

特里格先生在驾驶座上转过身子，望着他们。于是，他那愉快、红润的脸上露出了笑容。

“好象跟我们开玩笑，”他说，“你看见海鸥吗？吉姆和我打算给它们‘砰’地一下。人人都被鸟儿弄糊涂了，说来说去全是鸟。我听说你昨天晚上出点麻烦。你要不要一杆枪？”

纳特摇了摇头。

小汽车里塞得满满的。只够吉尔一个人坐下，还要爬到后座的汽油罐的顶上才行。

“我不要枪，”纳特说，“如果你把吉尔送回家，我就感激不尽了。她怕鸟。”

他说得很简单。当着吉尔的面，他不愿多说。

“好吧，”农场主说，“我送吉尔回家。你为什么不下参加狩猎比赛呢？我们会打得羽毛满天飞的。”

吉尔爬进汽车。汽车掉过头，就朝着小巷飞快地开去。纳特跟在后面。特里格准是发疯了。满天都是鸟儿，一杆枪有什么用？

现在纳特不管吉尔，他就有时间好好看看四周的情况了。群鸟还在田野上空默默地盘旋着。多数是食蜂鸟，但还掺杂着黑背鸥。二者通常是群分的，但现在联合一起。有某种联系把二者结合起来了。他听说黑背鸥袭击小鸟，甚至袭击初生羔羊，不过没有亲眼见过。现在他仰首观天的时候，他想起了这种说法。它们是朝着农场飞来的，来回盘旋，

愈飞愈低，黑背鸥位于前列，它们是带队领头的。那末，农场就是它们的目标了。它们要向农场猛攻。

纳特放开脚步，朝自己农舍走去。他看见农场主的汽车拐了个弯，然后沿着小巷开回来，在他身旁猛地刹住。

“孩子已经跑进屋了，”农场主说道，“你的妻子正眼巴巴地等着她哩。喂，你怎么看？镇上有人说是俄国人干的，俄国人给鸟下毒了。”

“他们怎么会干这种事情呢？”纳特问道。

“你别问我。各种说法怎样传来传去，你是知道的。你参加我们的射击比赛吗？”

“不了，我得回家。要不然我妻子会担心的。”

“我的太太问起你吃不吃鸥，味道倒是不错的，”特里格说，“可以吃熏鸥、烤鸥，还有腌鸥。等我给这些畜生放上几枪，它们就吓得屁滚尿流了。”

“你的窗户装上木板了吗？”纳特问他。

“没有。太无聊了。他们就喜欢在收音机里吓唬人。我今天还有好多事情哩，没有时间去钉窗户。”

“我要是你的话，我马上就钉。”

“该死的。你是被吓唬住了。要不要到我們那儿去睡？”

“不了，尽管这样，还是要谢谢你的好意。”

“那好吧。明天早晨见。请你吃一顿用鸥做的早餐。”

农场主朝他一笑，就驱车向农场入口而去。

纳特赶紧往前走。过了小树林，过了旧谷仓，然后就要跨过篱笆旁边的几级台阶，只剩最后一块田野了。

他刚跨过台阶，就听见翅膀的呼呼声，一只黑背鸥，从天空向他俯冲下来，没有中的，就突然转弯遁去，向上升腾，然后再次俯冲。立刻就有其他几只鸥，六、七只，十几只鸥，黑背鸥和食鲱鸥互相搀杂进来，一起向他猛攻。

纳特仍掉手锄，它根本无用。他朝着农舍，抱头鼠窜而去。它们继续从空中向他袭击。除了不断拍击的翅膀以外，它们一声不出。这些可怖的不断拍击着的翅膀啊。他觉得他双手、腕子和脖子都有鲜血流淌下来。飞扑下攫的鸟喙，每次猛啄，都撕去他一块肉。只要能保住眼珠，别的就顾不上了。决不能让它们啄眼睛。它们现在还不懂得怎样紧紧抓住肩膀，怎样撕剥衣服，怎样聚集起来，一起向脑袋和身子俯冲。但它们一次比一次大胆起来。而且不计自身的安危。如果俯冲过低，或没有击中，就撞在地下，粉身碎骨。纳特在奔跑中，时时踢着他身前的鸟尸，不断地绊跌跤。

他见到门了。他用那血肉模糊的双手捶起门来。由于窗户都钉上了木板，所以看不到房内有一点亮光，全是黑的。

“开门，”他大声喊道，“我是纳特，让我进来。”

他拚命地喊着，至少让自己觉得这声音压过了海鸥的振翼声。

这时，他看见那只塘鹅了。它在他头顶上空，做好了俯冲的准备。那些海鸥已经盘旋着向后退却，它们一只又一只地滑翔起来。只有那只塘鹅留在这里。孤零零的一只塘鹅，就在他头顶上空，一对翅膀突然缩了回去，贴到它自己身上，它象一块石头那样，倏地坠落下来。纳特噤声尖叫，而那扇门忽然打开了。他绊跌着跨过门槛。他妻子用她全身的重量抵住房门。

“砰”地一声重击，那塘鹅撞到门上。

他妻子给他裹伤。伤口还不太深。两只手背的伤最重，其次是腕子。如果不戴帽子的话，就啄到头上来了。至于那只塘鹅……连他的头盖骨也会被它凿开。

孩子们一起哭了起来。也难怪，他们看到自己爸爸双手鲜血直滴。

“现在没有事了，”他对他们说，“我不痛。只抓破几块皮。吉尔，你陪约翰尼玩。妈妈还要洗伤口哩。”